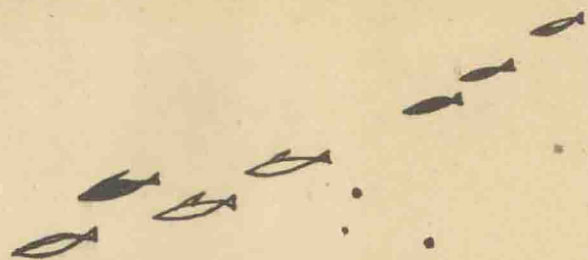


三峡文学丛书



母亲的世界

善良著

• 三峡文学丛书 •

母亲的世界

善良著

中国文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37 号

责任编辑:赵学煌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峡文学丛书/刘不朽主编,一北京:中国文学出版社,
1995.9

ISBN 7-5071-0333-1

I. 三… II. 刘… III. 小说—三峡—地区—当代—丛
书 IV. 1247-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5)第 14589 号

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发行
北京阜外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:100037
鄂西地质测绘印制公司激光照排
湖北宜昌县税务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1/32 11 印张 238 千字
199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(全十一卷)总定价 121.00 元 本册定价 11.00 元

贈宜昌市圖書館

王景良

辛卯年

刘不朽 主编
秦新民



目 录

母亲的世界	1
赐同进士出身	28
镜头外的故事	77
河边有条七彩桥	94
天 痴	110
鬼 才	126
在“达拉米”的旗帜下	143
懒洋洋的天	156
七月醉酒天	172
山 爪	187
天 曲	198
猫、鼠和画家	211

45岁的愤怒	222
绝 技	235
山里的河	245
有巢氏的后代	258
故乡同学	275
路遥遥	291

母亲的世界

“想把妈接下来。”林岩说。林岩说这话时估计椒子可能不乐意。

妈在山里和嫂子合不拢。林岩接妈下来就是想让妈晚年幸福。

“接下来啦！”椒子挺乐意的。林岩没想到。

地板拖得很亮，妈进屋就摔一跤，椒子吃吃一笑。妈蹉蹉地板，也笑。林岩翻椒子一眼，忙去扶妈。

妈说：“好光！好光！连地也与我们家的地不同嘞！”

椒子说：“妈，门口有拖鞋，进门就要换。”

林岩说：“对，拖鞋是海绵底儿，不滑。”

换了拖鞋，妈两腿夹着走碎步子，小心翼翼的，椒子又笑。

妈问：“笑我么？”

林岩说：“椒子笑我呢！笑我呢！椒子喜欢笑，有一点儿事都要笑。”

妈说：“这么，倒有些好笑了。你嫂子差的就是这一点儿，不爱笑。”

到了夜里，椒子换上睡衣，腰间系根带子，身体仿佛只有一把粗。妈心里一哽，想要问什么，憋住。妈看椒子身体象一只猫，又象一把灯草，轻飘飘的，憋在心头的东西又浮了起来：结婚两年了，怎么还是个瘪肚子？

“妈，您也睡去吧！”林岩说。

妈叹一口气，没有去睡，心中那个念头顽强地往上浮，不吐不快：“我还想问你一件事！”

林岩见妈很严肃，心里一顿：“您说。”

妈的嘴挨到林岩耳边，用气声问：“椒子有了么？有喜么？”

“什么喜？”林岩不明白。

“憋头！”妈说，“喜就是身孕！”

“这……不晓得。”

“真是个憋头！我看就没得，肚子瘪得象鞭杆！”

林岩好笑。

“还笑！椒子莫不是有病？”

林岩又笑了。林岩和椒子未婚先孕，还刮了胎，只是对妈保密，不好说得，于是只傻笑！

“莫笑了！有病就要早治！”

“妈，我晓得……”林岩一再催，妈才去睡。

二

妈天天起的很早，习惯。椒子和林岩都睡早床。林岩起床后象一只受惊兔，到食堂去拿馒头。

妈起：“早起三光，迟起三慌。”

椒子却说：“天天这样的，惯了。反正他管早饭，随他。”

妈说：“要是你公公，洗脚水送迟了都挨他骂，他哪里做家务……”

“那是什么时代！”椒子说。

白天，妈被关着象坐牢，坐着坐着腰也疼了，背也酸了，无事可做，真不是一个滋味儿。钟在那儿要紧不忙，嘀哒老一会儿才移动那么一格格。妈就那么坐着打了一会儿盹，梦见了什么，哧哧一笑，笑醒了，人便精神许多，无聊地在屋里转。

梳妆台上一瓶香水，妈去拿。以为很轻，却很沉。瓶儿便沉重地摔到地上。香水四溅，屋里一股浓香便氤氲开来。妈想：完了，椒子回来又要发洋脾气的。妈慌张地捡起碎玻璃，到阳台上扔向很远的地方，但屋里的香气却弄不走。妈找了一本杂志，使劲朝外扇。扇得满头的汗，香气仍旧在，便恼火地坐着。象被抓住的小偷准备挨训。

林岩的单位可以提前半小时下班，要承包午饭。林岩中午一回屋，就深吸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好香啊！”

妈尴尬地坐着，不知说什么好。

林岩发现梳妆台下的湿迹，问：“这是怎么搞的？”

妈支吾了一阵，说：“是猫子吧。”

林岩说：“我们这儿没猫。”

妈说：“是老鼠吧？”

林岩说：“也没有老鼠。”

妈说：“反正我不晓得，那瓶儿就滚了。”

林岩有些恼火：“十几块钱一瓶，真是出了鬼气！”

妈的脸便又黑了。其实林岩心里已经明白，说不定只有再和椒子开一场战火。

椒子这时也回了，一进门，便象林岩那样深吸一口，说出迷醉的腔调：“嗨，好香啊！”

林岩忙对椒子咧嘴笑，主动承认错误：“我不小心，把香水打翻了。”

椒子一怔。

林岩又说：“下午，我给你买一瓶。”

椒子乐了，说：“正好，这种牌子的香水早过时了，我要买法国的，三十几块钱一瓶的！”

妈深深地吐出一口气，释去一身重负，脸上的颜色趋于正常，但对椒子买法国香水很不满。由于妈刚过险关，所以不想再说什么。

林岩说：“敢情你是正中下怀呀？”

椒子说：“真是个精灵孩子。”

林岩说：“那就拿钱来。”

椒子飘到了寝室。妈想：女人当权，天下还不大乱！椒子在里面尖叫：“钱！我的钱！”

林岩跑进去：“莫不是放失了窝儿？”

椒子前天领了一百元奖金，因为什么事儿耽误她锁进柜里去，顺手塞在枕头下，就说：“昨天还摸了的，哪会失窝儿！”

两人翻箱倒柜地找，到底是无。

椒子忽然小声说：“你妈来过这屋？”

林岩不能忍受这种侮辱：“你，放屁！哪个也没到这屋里来！”

椒子说：“那就是你！”

林岩便发誓：“我拿了烂手！”

椒子又有理了，“那是谁？那还有谁！”

林岩一愣，椒子明明在暗示是妈拿了钱。林岩竟找不出任何反驳的话，但明白妈一辈子立得正站得稳，怎么可能？林岩压低声音说：“椒子，小声点儿，妈听了……妈个性强，会出事的。”

椒子说：“我不怕！”

林岩说：“我的小祖宗，求你了！你还要给点儿时间我调查调查嘛！”

椒子说：“好，依你一回。”

三

妈几次要求做饭，林岩不答应。妈心里没着落，饭也吃不下去。

妈说：“城里原来并不好。一点儿事没有，把人闲死！”

林岩无言。

妈说：“给我找个工作！”

林岩哑然失笑，真拿这老人家没办法。林岩想到是把妈

关苦了，就答应放妈出去玩。乡下老人最喜串门，可城里人喜欢各自封闭，加上椒子认为左右邻舍小气庸俗不可交，所以连妈也锁在屋里。妈听说可以让她串门，心情好了些，但仍苦巴巴地求林岩，若是玩不拢，还是要给她找件事。

妈走出封闭的门，感到四处都新鲜。楼下一块种满各种蔬菜的地，几个老人浇水灌粪，妈就想起农村的家，就亲切地往地里去。

这块空地是单位买来做体育活动场所的，因为资金问题搁下来。职工们就利用空地种菜，据说很能补贴一部分生活费，林岩和椒子没有参予分割，尽管看见别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便眼红，但始终认为这是低级庸俗和消磨意志的勾当。妈认为这就是事，林岩怎么说没事呢？

妈说：“我要种块地。”

椒子立即说：“庸俗！”

妈以为是容易，就要买锄头粪桶。

林岩说：“也是的，庸俗。贴也贴不到什么，到底为哪一起？”

妈说：“就是想有点儿事。闲死！”

椒子很烦，自从不见了钱就瞧不起妈，听到妈一开口就反感，就忍不住要质问妈为什么拿钱。椒子说：“玩都不晓得玩。”

妈也看她不顺眼：“我只有一个劳动命！”

林岩的脸吓红了，又劝双方偃旗息鼓。妈怔怔的，见椒子和林岩到里屋去了，便自言自语：“城里原来并不好……”

椒子和林岩在里屋小声较量着。椒子问林岩是不是调查出结果，钱到底谁偷了。林岩就双脚跳，恨不得跳楼。妈还

以为小两口在屋里亲热，益发不高兴。妈想：好什么呢好？连肚子都是瘪的！妈想不通了，喊林岩出来，也小声嘀咕一阵，问椒子到底有没有病，到底治了没有，到底什么时候肚子里才会有动静。林岩疲于两边应付，很累很累，便想到接妈下来是个失策。但又想，堂堂男儿，连妈都容不住，岂不羞死！他就经常这样两难着。

晚上，林岩承母命，终于对椒子说：“我想孩子！”

椒子象放机关炮：“你看别人玩得几安逸？可我，这小就结婚，这么早就进了爱情的坟墓。都怪你！都怪你！”

椒子不觉悲从中来，泪眼莹莹。林岩不觉侧然，不知该如何劝她哄她，便嘿嘿地用笑来冲淡她的悲愤，说：“真的椒子，问个正经话，两年了你那儿还没动静，有病么？”

椒子吃吃一笑，把泪擦到林岩胸前，说：“愁头，没见我天天吃药？”

椒子从抽屉里拿出零号避孕药，塞到林岩手里，说：“愁头！”

林岩恍然大悟：“怎不告诉我？”

“反正我要玩几年。么样？”

这事儿妈也不能再催了。无聊，就每天四处遛达串门，和人聊山里事，聊儿子和媳妇，聊做女人就要会生儿子，聊城里原来并不好……碰到了知己，一聊就恨不得倒肠子。聊累了妈有时帮他们种地。

这样，妈回家也有了话题。妈说：“今日我帮杨哥除草。”

椒子说：“杨老头退休了无事干，原来性子倔，好提意见。”

妈小声咕哝：“我反正只晓得杨哥是好人……”

四

“有没得钱？”妈象小孩那样要钱，张不开口又不得不张口。

“要钱干啥呢？”林岩不解。

“楼上王嫂子生日，她悄悄给我讲的，叫不给别人说。人家当我是人，我就不能学鬼。凑个热闹呢，谁没得三朋四友？谁又没得个事？互相帮着，挣个脸呢！”

林岩感到这很正确，和周围搞好关系也必要。但林岩想到椒子不断追问那不见了的一百元钱，便犹豫，很慢地摸出十块钱给妈，还不断嘱咐：“妈，就这么一点点，是这个意思罢咧。千万莫让椒子晓得了哦……”

“我晓得。”妈把十元钱掖到内衣里面。

家庭财权在椒子手里。林岩也有自己的秘密小金库。林岩是单位的业务骨干，时常因论文、小通讯等等的什么得一笔小奖金或是稿费；有时下乡吃住在朋友家，也可报一笔旅差费。这些钱只要椒子不晓得，就成了林岩小金库的流动资金。

有了初一就不愁初二，接二连三的事妈都想参与，都要来找林岩提款。张家生儿打喜，李家结婚招亲，王家乔迁之喜。林岩被刮苦了，渐渐恼火起来。林岩已为此向同事们借过好几回钱。

林岩说：“有些没关系的就别去了。”

妈说：“怎么没关系？山不转路转，石头不转磨子转。你就敢说你不要人帮忙？将来椒子有了儿，总还要有人来热闹。把门一关，屋里荒得长草那就好？再说……再说，谁晓得我

活得三天还是五天？我死了总还要几个人来抬丧吧？送葬吧？未必你把我背了摔到南岩去？俗话说：人情大如天呢！俗话又说：顶起锅盖上街卖，也不能误了人情……”

说着，妈的泪就下来了。

这一晚，椒子忽然拿出二十块钱，说：“妈，拿去吧。人情大如天嘛，是不是？”

妈嘟着嘴：“不要！我没说要钱的话！”

椒子说：“不是你要，是我给的。”

妈不解。林岩问：“干啥？”

椒子说：“经理妈过六十大寿。您不是喜欢赶情么？您去吧！”

妈说：“我才不去。任谁过生日我都去，就是不去那个恶婆子家！”

椒子说：“任谁家都可以不去，唯独经理妈的六十大寿我们不得不去！”

妈到底听不得如此相逼的话，就犟着脖子说：“要我的命，我也不会去！”

林岩忙说：“妈，你不晓得这里面的复杂关系！椒子是经理手下的一个后勤人员，他已答应椒子到办公室去……”

妈横一眼林岩：“你们逼我！逼我！在老家，你嫂子也没这样逼过的！林岩，我向你耍过几块钱那算什么？就这样逼我！去年你们结婚，我开口要你大哥给你们买个金箍箍儿，你大哥出手就是一千二，眼也没眨……”

林岩怕妈还要说出更难听的，惹出椒子纠缠那丢失的钱，连忙说：“椒子，明日我俩去算了。”

死板又死板的日子又过了一段，妈终于说：“林岩，给我找间房子，我要走！”

林岩一直担心妈要走。妈终于这么说了，就使他震惊、难受，使他承受不住。他不敢答应妈，就和椒子商量。

“椒子，妈要找房子搬出去。”

“怎么不回老家？”椒子不冷不热。

林岩心里一冷，但还得忍住：“回老家别人不笑话么？她是想独自过清静些。椒子，你有没有办法……”

椒子以为是要找房子，一是想到有愧于妈，二是想到妈走了还是好些，就抢过话头说：“有办法，我去找房子！”

林岩的心彻底凉了。

房子是找到了，房租也便宜。但林岩不甘心这么快就告诉妈。每当妈问起，林岩必说正要找，急什么呢？

一天，老家忽然来了一封信，信皮上写的“林岩收”。是一封油印的信，林岩拆开看了，说：“是杨老师写的。”

妈仍旧高兴：“杨书记的信？那好啊！”

杨老师，林岩的启蒙老师，现在是村里的支部书记。

林岩说：“杨书记说村里要修新学校，所以给在外工作的人写这封信。”

妈说：“好啊！他没忘了你呀。”

椒子说：“有好事就忘，要敲诈就想起来了啦！骗得了谁？”

妈说：“林岩，是好人还是坏人你自己心里要明白些。你发蒙就是杨书记，杨书记待你象儿子样，一直把你送到镇上中学。”

林岩说：“这我一直记着呢！”